



【读书笔记】

穿越历史的迷雾 捕捉“奇异的蝴蝶”

□钟倩

202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。今年高考作文题目，令老舍先生的抗战小说《鼓书艺人》引发关注，这也从侧面传递历史的回响。

房伟短篇小说集《猎舌师》(全新修订版)出版，不能不叫人眼前一亮。作为高校学者，他带领学生做抗战课题研究，拥有得天独厚的史学眼光；作为小说家，他以短篇“铺路”，为长篇打牢地基，自带独特的审美视角和文化品位。《猎舌师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抗战小说，拥有双重而开阔的精神视野：既有穿越历史迷雾的生死拷问，也有超越文本之上的人性剖析，堪称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抗战断代史和人类心灵史。

金宇澄在非虚构作品《回望》中说：“人与群的关系，人与史的碰触，仿佛一旦看清了某些细部，周遭就更是白雾茫茫。”这就意味着，返回历史现场，重构精神叙事，需要远与近的辩证技巧。批评家李敬泽说过：“虚构是一个精致的肺，需要吞吐全世界的空气。”房伟的独特之处在于，选材是抗战，落笔是人心，以意象为“针”，用时间团“线”，精心编织出历史之网，以复杂抵达诗性。其中，《白光》之雨滴，《杀胡》之孤鸣，《五三》之蝴蝶，都不约而同营造出撞击心灵的场域。诗性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，而是活着的确据、生死的照亮，因为“言说即照亮”。

从结构上看，这本小说集从书名到单篇小说题目，皆为诗眼或俳句，秉承“诗从寺说”(叶舒宪)；《五三》《异生》可看成作者自传体的“补白”，《异生》又与《中国野人》形成某种互文关系。而《副领事》中的五言绝句“藏头诗”，《地狱变》里的石刻“悲欣交集，生死无常”，《猎舌师》中的中式食谱等，都蕴含深深古意。

正如房伟曾说，“历史应该与人类心灵有关，更与人类自由有关。每一个历史人物，都身处人类探索存在的心灵历程中。”开篇小说《中国野人》，极易让人想到邓一光的《人，或所有的士兵》。汪曾祺先生曾指出“气氛即人物”，作者擅长以气氛烘托立体人物，重点写到了雪与泪，不啻于一种精神的制衡。

如果用一句话概括《猎舌师》全书内容，那就是“穿越历史的迷雾，捕捉死亡的蝴蝶”。所有小说

都自带作者的成长性与地理性。济南出生、香港访学、苏州工作，房伟的履历比较丰富，小说题材与内容的敞开性，更是具有可通约性和异质性。作为济南人，小说《小太君》《地狱变》《鬼子妮》《五三》，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。《鬼子妮》中，老商埠、响水胡同、庙花胡同、四里铺街道办事处、明湖书社听柳琴戏，甏肉饭、香油果子，济南方言“毛格儿”“杠赛来”等，巧妙地勾勒出故事的“取景框”，兼具市井风情和民俗之美，以此反衬出战争的残酷与无情。小说里的“山崎俊”，原型是在济南颇有名气的山崎宏大夫。山崎俊、女儿樱花，与居委会主任颜大娘、颜大娘的儿子兆德、以及街坊邻居等，都给人以亲切感。

实际上，从短篇小说集《猎舌师》到长篇小说《石头城》，房伟早已形成属于自己的美学风格：跳出战争写战争，深掘心灵写人性，大胆“越轨”重构灵魂。这些短篇小说涉及现实与魔幻、虚构与经验、风俗与人情，最令我信服的是“转场”方式自然，“换韵”张弛有度，诗性力透纸背，烟火气扑面而来。以《猎舌师》为例，标题迷惑人，故事则打动人。起初，我以为作者特别钟爱“猎”字，从《猎舌师》到《狩猎时间》，反复领悟发现，“猎”是一种高倍显微镜下的侦探，剥开表象探寻蛛丝马迹，外求虚幻，内观真实。骆宁安以厨艺报仇，《手肴》里的表妹也是用厨艺报仇，只不过是“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”，端出水晶肴蹄招待对方。表哥被她误伤一只胳膊，结尾处他痛心道“有手时应多弹奏几曲《哀郢》”，无形中把伤感与愤恨推向高潮。

加拿大文学批评家马歇尔·麦克卢汉说过：“我们透过后视镜看着现在，我们倒退着走向未来。”作为80后、90后一代，我们无法回到历史上游聆听父辈的记忆，能做到的是心怀敬畏、守住常识。就像我生活的这座城市，每年五月三日，防空警报在城市上空响起，市民自发前往“五三惨案”纪念碑前悼念遇难同胞，这不只是公民的精神仪式，更多的是一座城的精神刻度和历史温度。反过来再审视《猎舌师》，封面上赫然醒目的那串黑色数字，无不是一种警醒：历史从未走远，瞬间也是永恒；纪念抗战胜利，就是不忘过去，牢记历史。

(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【若有所思】

读书当如刨地瓜

【岁月留痕】

老井边的夏日清凉密码

□冯磊

读书是件辛苦的事，不仅耗神，而且费力。

无书可读的时候，感觉无聊；书太多了，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，想逃离书房。

大约二十年前，我曾多次和评论家赵月斌、诗人山东房子对谈。赵比我年长，满腹诗书。他对我说，“抓住一个领域，写下去，别管是诗歌、评论还是其他，要成体系。”

我读书并不系统，写东西都是兴之所至、一挥而就。如今回过头来看，什么都写，最终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。朋友聚会或者参加活动，我总是频频摆手：“不行，我真的讲不出什么东西。”

写作需要人指点，读书也是。

今天的书籍浩如烟海，学科分工越来越细，知识更新越来越快。人生也有涯，而出版物不断增多。穷其一生想要做出点什么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年少的时候抓住自己喜欢的一个点，努力

“啃”上半生，即使谈不上什么成就，也能够在某个领域独当一面。在赢家通吃的时代，专注很重要。

读书和做学问，就像刨地瓜。

三十多年前，我在农村刨过地瓜。远远地见到一根地瓜藤，蔫蔫巴巴地平卧在地上。村人走上前去，一镢头下地，切开浮土，里面是一大堆裹着粉色薯皮的块茎。它们一块连着一块，沉甸甸的，让人兴奋不已——深下去了，一不小心就会刨出点什么，就会有一个惊喜连着另外一个惊喜。

刨地瓜给我的启示是，万不可小看地面上那根不起眼的红薯藤。没准，底下埋藏着点令人惊艳的东西。

陈平原说，读书当如“挖树兜”。就是把别人伐木之后留在地下的木桩、根系清理干净。他的做法是这样的：“选择特定的树桩，顺着树根的走向往四面八方挖，最终形成自己的一张网”……这张网，就是你的见识和功底。

他的“挖树根”论，和我的“刨地瓜”论，讲的可能是一回事。

□刘建峰

初夏便遇酷热，路面被晒得滚烫，街边的空调外机昼夜不停地轰鸣着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望着桌上那杯散发着丝丝凉气的冷萃咖啡，思绪不由自主地飘远，想起了老家堂屋前那口沉默的老井，还有奶奶用粗陶碗盛着的荷叶凉茶。那些浸润着井水与温情的夏日啊，是钢筋水泥无论如何也寻不到的清凉。

晨光才刚刚爬上雕花的窗棂，奶奶就早早地起了床，她微微佝偻着背，迈着略显蹒跚的步子，缓缓朝井台走去。老旧的木桶被她吃力地提起，“咚”的一声，重重地撞击在井壁上，那沉闷的声响，惊飞了正趴在井沿纳凉的几只麻雀，它们“扑棱棱”地展翅飞去。奶奶总是念叨着，寅时的井水最是沁凉。说着，她便将青皮西瓜放在桶里，小心翼翼地系上麻绳，慢慢往井底坠去。井水溅起的水珠，顺着她那布满老年斑的手腕缓缓滚落，在青石板上洇出一个个小小的、转瞬即逝的涟漪。

八仙桌上那只青花瓷坛，可是奶奶的消暑百宝箱。坛子里，清明前精心晒好的荷叶，与端午时节采来的薄荷叶，静静地躺在一起。它们与老冰糖在坛中相遇，在文火慢煨下，渐渐化作色泽如琥珀的凉茶。放学归来，我总会迫不及待地跑到桌前，把脸埋进碗沿，看着水面上的薄荷叶打着旋儿，就像一艘艘载着露珠的绿舟，在这小小的“湖面”上悠然漂浮。奶奶伸出粗粝却温暖的手掌，轻轻抹去我嘴角残留的茶渍，指尖还残留着艾草淡淡的苦涩香气。

日头最毒的午后，整个世界都被晒得懒洋洋的。堂屋中央，那张老旧的藤椅被

支了起来，坐上去，它就会“嘎吱嘎吱”地“唱歌”。奶奶先将浸透井水的粗布巾仔细铺在藤椅上，那井水的凉意瞬间就渗了出来。我惬意地躺上去，听着她手中葵扇“啪嗒啪嗒”摇晃的节奏，那声音仿佛一首温柔的摇篮曲，伴随着丝丝缕缕的凉风，渐渐将我带入梦乡。

傍晚，老井边又热闹了起来。奶奶提着木桶，从井里汲出清凉的井水，然后用力泼洒在发烫的青石板上。“呲啦”一声，蒸腾的白雾裹挟着井水的甘冽瞬间弥漫开来。等地面稍微干爽一些，奶奶便搬出那张老竹席。竹席的竹篾间，沁出了经年累月摩挲形成的包浆，泛着温润的光泽。葡萄架下，切开的西瓜红得透亮，里面的黑籽就像镶嵌在红宝石里的星辰，格外诱人。我们围坐在一起，大口啃着西瓜，汁水顺着嘴角流淌。奶奶坐在一旁，手持葵扇，不紧不慢地驱赶着蚊虫。扇面上那早已褪色的牡丹，在晚风中轻轻颤动，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

月亮升起后，奶奶拿出粗陶碗，倒半碗雄黄酒，用棉签蘸酒，在我被蚊虫咬的地方画圈，念叨着“画个圈，虫不钻”。接着，她又点燃艾草绳，散发着淡淡药香的淡蓝色烟雾和葡萄架的香气混在一起。萤火虫从篱笆外飞进来，在烟雾中一闪一闪，像星星落进了院子。

如今，我住在装着中央空调的高楼里，即使伏天也感受不到热浪侵袭，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有次加班到深夜，我泡了杯荷叶茶，却尝不出记忆中的清甜。原来，真正消暑的不是冰凉，而是老井边晃动的木桶，是藤椅边不停摇晃的葵扇，是奶奶布满皱纹的手抚过额头时，那带着岁月温度的温柔凉意。